

歸

莊集

1214.9/18

DE 63/111

歸

〔清〕歸莊著

莊集

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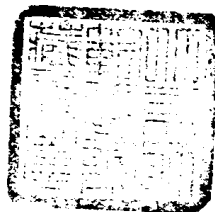
上海古籍出版社

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



20999183

999183



歸莊集卷五

與張十翰林書

莊頓首、頓首西銘夫子執事：人之有賢、智、愚、不肖，天生之，人成之。其生而賢且智，加之以學問，賢益賢，智益智，積而爲道德，蘊而爲經術，發而爲文章，其人在上可以長育天下之人材，在下可以爲人師；其生而愚、不肖，甘之則已，苟有志於學問，以進於賢且智，必且就可以教育天下爲人師之人而師法之，然後學有所宗，業有所就，以自振拔於流俗之內。故人與人等耳，其不憚屈己以下之者，必有所服於彼也；不憚屈之甚而北面稱弟子者，必有所大服於彼也。心既大服，而屈己之甚，將必有所求以自益。苟其師則賢且智也，高道德、精經術、工文章也，爲之弟子而不改其愚、不肖，於三者不加進，復何取哉？然世之北面於人者，不必誠服其賢且智，而求進於三者也，大率借資以爲名，繫援以爲利，且以誇耀於人曰：『某先生我師也。』人亦因而重之，則曰：『某子，某先生之弟子也。』問之以傳道授業，講古窮文辭，則茫乎未有得。嗚呼！今之稱弟子者於望歲也。某家無資財，負笈爲難，近得良先生，思領言論風旨，留滯旬日；然以寓遠，不能數造，或造而不遇，遇而值有他事，不遑談論；尺一奉投，又不蒙賜答，是夫子卒不幸教小

子，小子終無與憤悱而啓矇瞶也。伏冀執事念古賢有教無類之旨，鑒其負笈來學之誠，不等之於希名求利之徒，而加之以陶鑄矯揉之力，不惜以道德、經術、文章相磨切，即不敢望登賢智之域，庶有以免乎至愚不肖之名，則於某北面之初志不虛矣！過此兩三日，當西歸，臨行尙擬造門親承面命，其許之乎？無任戰慄之至！
歸玄恭文續鈔。

與某侍郎

古者學必有師，師必有專家，經術則鄭玄、盧植、馬季長；詩賦則宋玉、唐勒、景差、屈原；理學則桓譚、侯芭、師揚子雲、董嘗、程元師王仲淹。韓退之以文章士抗顏爲天下師，李翱、張籍輩才過人，皆從之遊，退之猶作師說，譏當世學士，謂巫醫之不若，豈非習其事爲其學者，其授受淵源，有不可誣者歟？今之求師者異是。一孝廉、秀才有名聲，能游揚汲引，則羣而北面之；孝廉、秀才又擇薦紳之能爲聲援者，則不問其行誼何等，亦從而北面之。以是誇於人曰：『某大人、某先生我師也。』試問以學何專家？將不能置辭，蓋彼之所北面者，某先生、某大人而已矣，所謂經術、詩賦、理學、文章，固不知也。於是一書生必有數師，一大人先生必有數十百門人，賢愚臧否，彼此相蒙，故豪傑之士，決不妄屈體於人，亦不當濫受師名也。今莊之於閣下，實願北面相師焉。莊生平經術則師故翰林張天如先生，以從遊時晚，未得窺其精；詩賦師家公；理學則難其

人，久聞黃詹事、劉、張二都御史、程處士得濂洛之傳，恨俱未識面；至文章一事，則嚮往閣下數年於茲矣。莊資魯甚，又幼失學，長寡聞，先世頗多藏書，今無復存者，恆從友人借觀，或時遊書肆，苦愚鈍，過輒不能記憶；又負笈無資，僅從里中一二能文者咨可否。譬瞽者得相，幸免顛躓，終不若得良醫投以空青，賜之既盲之視也。顧今天下能文者不少，莊不願師他人，必以閣下爲歸者有故。閣下之文，莊雖未讀全集，時見一二，則竊歎以爲此歐陽永叔之文也；又見閣下於本朝極推先太僕，先太僕之文，其源固出歐陽氏，然則先太僕師歐陽，閣下師歐陽而尙友先太僕。莊於歐陽，固不敢望，恨生後先太僕且百年，不得親承庭除之誨，猶幸與先太僕繼起而同源如閣下者，得與生同時，而又屬父之執，且近在數十里之內，非有介紹之難，問關之苦，則舍閣下其誰與歸？今先奉古文六篇，閣下覽之，如謂可教，則賜之塗乙，俾知取舍；倘鄙棄不屑，莊亦何敢妄希門下士之列。所以嚮往日久，而猶逡巡必視此爲進止者，未知閣下果以爲可教與否？視之，亦有異於今之求師者否？不然，莊固不敢自居於妄屈體之書生，亦不敢累閣下爲濫受師名之大人先生也。至於古今文章家之工拙異同，莊不敢妄言，亦未敢深言，當俟之奉雉之日。詩前此奉刻本、抄本各一冊，茲復繕寫近作十六首及已刻者二紙呈教；時文本不足瀆覽，以王制所尙，書生本業也，仍附往四篇。如賜覽觀，亦可以知其志之所存者。惟閣下裁之！

高士遺集。

歸玄恭遺著、歸

與署縣事吳丞論學宮祀典書

某生平畏見官長，不入公門，自老父母下車，先蒙賜教，始一晉謁，得望清光；後嘗一遇於禱雨之所，餘更無緣接見。老父母雖蒞事未久，而忠實之心，潔清之操，已信於士大夫；至地方利弊，知諸大人先生必悉以入告，某不復以細流、土壤仰助高深，獨有一事，雖似迂緩，關係甚大，乃進言者之所未及，敢爲執事陳之。治莫先於禮樂，禮莫重於祭祀，近日固無事不苟且，乃無如學宮祀典之甚者。昔魯僖公以遊頻宮，詩人頌之曰：『魯侯戾止，言觀其旂，其旂茷茷，鸞聲噦噦。』言儀從之肅以和也。又曰：『無小無大，從公於邁。』蓋舉國之士咸在焉。其四章曰：『敬慎威儀，維民之則。』言其君入學，容止可法也。夫來遊頻宮，猶雍容整飭如是，況行裸獻之禮，酬酢登降之時乎。今之縣令，古之諸侯也。禮：仲春之月上丁，釋菜於先師。後世因用其日祀先聖、先賢、先儒。古者學宮四時皆釋奠，今惟舉於春秋二仲之月；其他如以薰蕕代鬱鬯，以秉炬當庭燎，樂奏而不舞，飲福至一獻，較之古禮，已爲苟簡，主祭者又不恪恭將事，神其歆之乎？祭亦以受福，神不歆其祀，其福之乎？今略舉近日丁祭之慢瀆神明者有數端：主祭者或以他故，迎牲不親，一也；或天大明始至，二也；不如期齋戒，甚者祭之朝猶飲酒茹葷，三也；祝文片紙數行耳，字誤不復易，有塗改添注者，四也；執事皆備，官吏皆至，牲牷猶在肆中，五也；廟中諠譁，

六也；諸役及閒雜人爭取殘燭，贊拜未畢，廟中已黑，七也。凡此之失，有出於主祭者身爲之，有出於衆人而主祭者不之禁，亦不得辭其咎者。蓋博士雖職學校，猶陪祭官也；若主祭官，則惟縣令或署縣事者一人而已。今八月上丁，老父母實始主祀事，竊以爲宜懲前人慢瀆之失而整齊之。先期戒事，省牲具，盥濯，必躬必親，齋明嚴恪；四更而行事，五更而退；品物器用，無所不備；止衆毋譁，毋爭取膏燭，違者有誅。宜移博士，協同禁戒。又祖制：祭之日，國子祭酒率監生助祭，無敢不至；天下府州縣學，則教官率生員行禮，且與執事焉。今日贊導，數老生而外，無有至者，而贊導者亦終不一拜，每次助祭，左右瞻顧；隨主祭、陪祭官之後者，自某之外，遂無一人。此雖士子偷惰，亦以當事者不率厲之故，因循至此。苟執事虔恭祀典，以身率下，戒百執事奔走惟謹，而以古者尊敬先師之意與國家之故典，俾博士告諭諸生，當有戢戢髦士，盛服束帶，與執膳於宮廟者。則文人學士亦將以詩人之頌魯侯者頌執事，而古所謂祭則受福者，執事蓋信乎其受之矣。學校重事，祭祀大典，某實目擊近來苟且之弊，有慨於中，不得不言。惟執事留意焉！
歸高士遺集。

與杜于皇

昨歲家公自敵郡還，攜兄台大刻甚富，弟得伏而讀之，往往至叫絕。前有少陵，後有樊川，嘗以

爲千古難繼，觀于皇著作，嘆二公風流不墜也。心儀已久。昨自雲間還，知兄台駐節下里，私快良覲有緣，即思造聆玄誨，因昨晚科試案始發，弟遭擯落，今便趨走街市，不能耐輕薄子揶揄，以故猶逡巡不敢出戶。乃請教之心則至切，今先以詩二紙及錄科敗卷呈斧政，舊刻有病言數十首，五經義數十首，案頭已無存者，亦不堪觀，茲不復以塵覽；新著未刻者，多散在敝友處，容索來續奉。先致此志向往，少頃謀面，知駕當久盤桓，定得數數過從也。

歸玄恭文續集、歸高士遺集。

與大鴻

立於天地之間者三十年，讀書二十年，做秀才十年，不曾一望見場屋。自顧才具薄劣，方之當世名賢傑士如某某輩，固當退避三舍；然視碌碌者流，猶當什伯之。謂天有眼，何故於我乃摧折困頓之至於此極也？且生平少試文，此番躊躇滿志，歷觀諸同人卷，益復自喜，以爲若遇識者，決不在第二。此非弟之自誇，有識者皆以爲然。今如此，文章復何足恃哉？以貧士而又寡援，文章既不足恃，顧冀望桑榆之收於遺才一路，豈有幸哉！嘗以爲否極則泰，屈極則伸，此天道人事之必然者，獨至弟而其言不驗。以弟所處，不堪亦已極矣，而又使之絕進取之望，不亦太甚乎！生平胸懷極曠，志氣極銳，意興極豪，遭遇至此，遂覺三者無一焉。然今心已默，氣已盡，却不復知有所謂愁悶也。終日伏枕，如醉夢中耳！幸足下得高列，下流之人，惟望餘明照及，以爲

光榮；但恐憂能傷人，公等京兆戰捷時，蘆中士或作泉下人，未可知耳。集勳亦同此厄，可爲嘆息！歸玄恭文續鈔。

與集勳 二篇

已往亦不必言矣，但從今當作何等學問？欲將時文拋去，專力於千秋之業，時勢處此窮極，功名終未肯灰心，尚有一路可走，豈能安坐？如仍埋頭舉子業，到得六七月間，空復跋涉一番，終不濟事，又枉費却十旬工夫矣。然計及此，亦是病入膏肓，不可救藥，勉強求生活路，正恐大耋之嗟，死期將至耳。足下能以自處之長策，爲弟少寬解之否？歸玄恭文續鈔。

余弱冠時，讀程朱之書，始知孔孟之旨，遂奉以爲立身之規矩，信之甚篤，守之甚嚴。二氏之書，屏而不觀；二氏之人，拒而不與之交。數年以來，間覽其書，交其人，於道流相識者四五輩，皆尚有爲之法，惟呂貞九淡泊無爲，猶不免用符籙。貞九之師李天木先生，久聞其名而未識面。癸卯冬十一月，偶至甫里，則先生在焉，因訪之。叩以玄理，先生之言，簡易平實，大抵謂道不離日用飲食，不必絕俗離世，長往深山也。余因以四五人之法質之。先生不以爲善，曰：『當末劫之世，宜以靜鎮之，一切有爲之法，皆所不尙。』余平生觀禪門書，止取一心不亂四字；觀玄門書，止取凝神入氣穴五字，遂以質之。先生首肯，以爲玄門舍此五字，誠無別訣也。余大喜慰，長揖

謝之而別。雖然，非知之艱，行之惟難，其敢不勉！歸玄恭文續鈔。

與朱宗遠

夏間駕暫至，尊有都中之役，匆匆言別，未及接杯酒之歡，并不得殷河梁之誼，深以爲惜！弟廣中窮士，加以病困經年，百憂紛集，愁鬱之況，殆昔人所未有，因遂甘處泥塗，無復凌霄之志。所望至戚而知己者，惟我宗遠。謂當翱翔雲際，爲□□生色，而乃夷然不屑更就茂才異等之科。竊謂吾兄經濟宏才，此正其穎脫之時，如祖宗朝楊文貞輩，勳名蓋世，何嘗藉制科耶。是所望於宗遠者也！弟生平頗留心時務，所以戰藝屢北，亦思別有所就，將來如此例不停罷，亦不復向八股中求生活矣。病中無事，頗於風雅有情，而愁緒未能盡寫，輒復寄之絃桐，澆以醇酒，自謂不減王謝風流，但俗人無知我者耳。拙刻一冊，奉博一粲。家姊東行時，弟適有公事入縣署，歸而作書，則已發舟矣。卽日以文初、子常兩家裏事，復奔走虞山、茂苑間，留此數行，待尊使送家姊來時附往。晤期尙未可卜。草勸不備，臨書神往！歸玄恭文續鈔。

與侯彥舟

新秋言別時，太丘、元李方有秣陵之役，謂當連鑣接軌，騰驤雲路，爲吾黨生色，不意千里霜蹄，

猶復俛首慙下。弟病廢之人，泥塗自甘，顧不能不爲君輩擊唾壺耳！年來窮愁病困，人生難堪之事，無所不歷，而風致殊不減於昔。嘗愛王孝伯之言：『楚騷爾雅案，濁醪不去手。』有時感憤，輒悲泗流連；既而知無可奈何，則託之風雅，寄之絲桐，宣其鬱滯，每有會心，亦復怡然自得。自謂江左風流，庶幾不墜。彥舟其許我乎？病言一冊，奉爲寂寞中一噴飯。一年間情況，盡見於此，覽之當亦憐我否？仁兄酒腸詩興，比復何如？江右歸途諸詠，曾壽之梨棗否耶？錦囊中新句，倘復任便風吹墮我前，不啻琬琰之錫也。大鴻向以弟之故，顏其齋曰來立。明歲果欲進之函丈，得與渠兄弟日夕周旋，連牀把臂，大是奇緣！彥舟得毋相妬乎？笑笑！繁霜白露，時深一葦之思，每迫賤事不果，惟有懷中輪轉耳。冬春之交，文從有便過鹿城否？太公及令弟俱乞道意，各致拙稿一冊。臨風依依，不盡衷懷。

歸玄恭文續鈔。

與扶風弟

近來見吾弟家庭不和，爲之愀然不樂者累日。以先曾祖、先叔祖、先叔累世孝弟敦睦，風流不遠，何緣一旦致此紛紛，此非弟之責而誰責乎？叔母素性非不慈者，語言譴訶，出於一時發怒，事過未必有成心。夫以父母有加於其子，自大杖之外，無所不受，況不過語言之間乎？弟既不能下氣怡色，曲意承順，又不能負罪引慝，以格親心，而反以氣相激，有是理乎？聞昨日弟歸

於室，裂冠反袂，持刃欲自刺，大爲驚詫！或曰：『以此恐嚇叔母也。』僕反覆思之，以爲此無賴小人行徑，田野市井之稍知禮儀者不爲，扶風未必有如此之心，當是愧恨其不得於親，痛自刻責，無地自容而出於此，雖舉動粗鹵可怪，其心諒無他也。蓋以弟亦曾讀聖賢之書，承先世孝弟敦睦之風，未遂以不肖子弟待扶風耳。寡母一子，相依爲命，分爨異室，誠所不宜，僕初亦以爲不可；既知叔母爲此有不得已者，與其沿同爨之名而有不安之實，不若從異室之制而爲各便之計。今修葺且畢，擇日遷屋矣。即弟意不欲，當以情理相告，和顏軟語，以徐回親意，不應直情徑行，顯然拒高堂之命，傷慈闈之心也。婦人寡居十載，又在始衰之年，在他人猶念之，況人子乎？蓬頭攘袂，動欲拚命，此等氣質，施諸他人尙不可，況於母乎？即弟有辭，而對母之心已不可問矣。先叔之殯猶在室，死者有知，見子母如此舉動，能毋恫乎！先太僕、先待詔家風雍睦，四方觀禮，弟乃至得罪於母，他日何面目上先人之丘墓乎？言及此，僕亦爲之悲愧欲絕矣。（歸高士遺集）

上史閣學書

代兄爾德。

中興運啓，金陵與南陽之氣俱新；定策功高，台輔共壁壘之星并聚。經邦論道，望冠朝端；秉鉞抗旌，威行淮甸。人心風動，士氣雲騰。恭惟相公閣下，中州蘊秀，嵩嶽降神，素藉元老壯猷，

爰奠東南重地。近者天崩地坼，幾於社屋鼎遷，自有干戈虎賁之迎，重建千年磐石；遂兼補袞臨戎之任，屹立萬里長城。五蛇既共輔一龍以登天，孤鶴何妨離羣雞而獨立。相公不在中書，知爲北門嚴鎖鑰；節使暫移方鎮，已看河朔變旌旗。才兼文武，無異李藥師當貞觀之年；身繫安危，猶之裴中立在元和之世。收新亭之淚，克復爲期；擊大江之楫，廓清是任。既矢心於滅賊，乃握髮以招賢，夾袋儲材，藥籠備物。左斧右斤，皆爲將作效作室之用；前鐵後石，要自上醫收醫國之功。某樛櫟凡材，草茅下士，世守一經之傳，敢云投筆；實懷四方之志，雅願請纓。況國家大故之時，正臣子自效之日。既擔簦而來都下，尋仗劍以叩軍門。鷹羽凌霄，終待秋風而搏擊；馬蹄識路，許踐霜雪以驅馳。倘干城腹心之是期，則南北東西之惟命！
歸玄恭文續鈔。

上錢牧齋先生書

新正得吾師序文，感激涕零，持以示人，靡不感動。奔走一月，合四方賻布得百金，襄事之費，計已得十之七八，遂卜以三月七日，葬於新阡。三世枯骸，得免爲狐狸所殘，皆先生一言之力。毋論祚明之銘心鏤骨，卽地下幽魂，亦當效結草之報也。又念先君子平日風流文彩，映望一世，而終身淪落，志不得展，所賴以垂名後世者，惟墓石之文。曾子固嘗言：『表章先世，必待有道德、能文章者而後足以傳，故以先大夫之墓銘屬之歐陽公。』吾師非今世之歐陽公乎？況先君子與

吾師雅有金蘭之契，非若永叔之與曾致堯僅推門牆之誼者也。然則苟不知以文章光寵其親則已，猶知以文章光寵其親，不向吾師而誰告哉？即擬過虞山叩頭以請，而在郡見萬允康父母，知台旌入浙未還，茲先奉尺一，道達下情，候駕旋當特造調，以自撰先君行狀長跪面呈也。倘蒙俯憐貧賤之人無以爲禮，所以自致於親者惟在於此，而慨然許之，祚明死且不朽，縱縱不敢他及。

歸玄恭文續鈔。

與陳言夏

與足下晤言，尙在辛卯之秋，中間僅一附書問。今歲知毛氏、王氏皆設臬比待足下，而弟再過七星橋，一至婁東，皆不遇。相知之深，相思之切，而無緣一面，悵惘何如？昨歲在淮浦，傳聞有貴恙，雖隔千里，念之不能去懷；近從友人處承示道體平復，良用欣慰！此非特朋友之情，亦爲天下人才起見也。想近來理學經濟，所造益高，說書殿上，運籌帷中，以時考之，當亦不遠，望爲道自愛！弟學識淺卑，又無師友教督，便謂文章氣節四字，足了一生。邇年雖稍留心經世之業，而習成疎放，心氣粗浮，略知其意，不肯竟學，無豪傑之壯略雄才而有其狂率，恐不免畫虎不成之誚；至於聖賢之學，弱冠時亦有志，中年耽於文章，亂後苦奔走衣食，亦時託於詩酒，工夫久曠，不復整頓。近見陸道威兄，讀其著述，體用俱備，文武兼長，不覺爽然自失！平生自待不薄，何

遂以第一等事讓人也。道威亦曾足下學術益深，世務益熟，弟今雖欲竭蹶追之，而年事日邁，精力漸衰，悲悔何及！譬之登山，足下與道威已凌翠微，望絕頂，而弟猶徘徊林麓，披榛覓路，且勿言陟嶽登峯，不知何時得見山腰也！望足下有以鞭策之！錢希聲先生在浙東，忠義懷懷，弟雅有知己之感，久欲爲撰文字一篇，苦不得其事跡之詳。盛聖傳云：『希老之弟肇一，有紀述一冊在案頭。』乞暫付一觀。墓誌例待大人先生，行狀則門人之事也，弟竟任之矣。卽日赴淮陰書館，秋冬之交，南歸奉教。不具。
歸高士遺集。

與王子一

別後不一月，有一札附萬年少告訃之使，計已徹覽。此子既喪，淮浦遂無人矣！又地處羣塵，無高山茂林，可容展齒，終日閉門悶坐而已。視仁兄居廣陵佳麗地，日與騷人韻士，臨風賦詩，登高長嘯，聲與竹西歌吹相雜，豈非天上人耶！敝邑顧寧人兄，德甫先生之孫也。兄間者爲我言，方杖直時，德甫先生不遠二千里遣使致生弔，有古君子之風，今寧人亦素車白馬，走九百里，哭萬年少，家風古誼，不墜益敦。然此兄非止獨行之士也，貫穿古今，指畫天地，深心卓識，弟所師事。弟爲言仁兄諄諄問其家世，茲南還便道奉訪，兄試略其寢貌，聽其高言，知弟之非妄許也！

歸高士遺集。

與蔣路然

初夏偕萬年少北渡，倉卒奉唁，未及有所申。顧辱贈贐，甚慚、甚慚！虧體療親，古人有之，幸而愈，其人遂以孝聞。今兄有此苦節，而不幸昊天夢夢，非精誠可格，肌骨刻痛，默而自知。在太夫人宜憐此情，昆仲當愧此事，而更嘖有煩言，則意料之所不及也。相對時，見兄雖自力，步履猶難，去祖括已兩月，而猶如此，創之鉅可知。吾退而捫素冠，自愧恨其不及情也！望加意保攝，爲道自愛。弟自渡江抵淮，主年少家，千里授經，豪士氣短，所幸主人是我輩人，可與共商天下事耳。亡何而年少長逝，門人乳臭，此地復少人才，閉門兀坐，昏昏而已。所見清江浦四面平原，得尋丈之阜，卽如名山喬嶽。去一二里所，有大川，乃河、淮合流，洪濤一丈，泥沙五尺，千里茫茫，方舟莫濟；加以黃塵眯目，朔風侵肌，日遠扶桑，瞻仰空切。夫鮮民而遭亂世，羈客而處陋邦，此之懷緒，不問可知。時或醺酒漂母祠，覓韓王孫釣處，俯仰憑弔，以爲古之人傑，亦有如此者，聊捫腹一歎耳！感傷之餘，輒念吾友方在疚，而天只不諒，伯氏相尤，同姓又從而讒構，其何以堪之？計彙翁情誼關切，自當悉力調停，消弭其釁，但未審遂能相忘於無言否？弟則請更進一言，若天下親無不慈，兄無不友，則古來安得有孝子、悌弟，雖賢人君子，愛其父兄，萬萬不願有孝弟之名，不幸適當其窮，則不可無孝弟之實；苟諱有其名，而反至不盡其實，則不如不諱

其名也。近者圖知事出無端，曲不在兄，然猶願兄益盡孝弟之道，思所以感格之者。詩不云乎：『吾思古人，實獲我心。』我願兄於此以古人自處也！弟自二人見背，兩兄不祿，堯堯一身，顧影自弔。念兄猶侍太夫人，有潘生閒居之樂，而花萼方茂，雖性情各異，天倫自親，私歎羨以爲人生之幸。以弟之所歎羨，而不可復得者，知兄幸而得之者之良不易也。常念其不易得，所以處此者，必盡善矣。兄固孝悌人也，無俟弟言，而猶恥而相告者，相愛之至，不得不出於此也。天下事非所敢言，至於文章一事，知兄尙有未遑，倘諸務既畢，猶望留意古今，及時著作，禹惜寸陰，良不爲過。雖然，以此告兄，而已則不能，愧何如也？一詩奉懷，辭甚拙劣，知當破涕一哂！把臂當在歲杪，寧人兄南歸，附此申候。臨楮神馳。

歸玄恭遺著 歸高士遺集

與葛瑞五

別時梧桐始華，忽又見芙蓉零落矣。兩鄉明月，八表停雲，每一相思，神魂飛越！比想道履無恙。詩選將竣未？端居多暇，推激風雅，月旦時賢，誠文人樂事，羨之羨之！弟至淮未幾，萬年少卽長逝，千里羈客，失賢主人，可勝悵惘！幸此地風俗，甚尊其師；而弟之爲師，又能自尊，坐擁臯比，儼然如馬、鄭大儒，一時遂有經師之名，殊不似在鄉曲之中，爲庸父豎子所笑侮譏訕也。明年仍當棲遲於此。弟固樂於遠遊，而境內無歸生，則文社騷壇，易爲雄霸，亦未始非公等之利。